

六十载重聚首 再忆盐田青春

32位老知青重返小干岛见证沧海桑田

□记者 陈佩佩 陈永建 文/摄

4月9日，舟山小干岛，海风轻拂。32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互相搀扶着踏上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。眼前，高楼林立，道路宽阔，跨海大桥如长虹卧波，将小干岛与周边岛屿紧密相连。他们平均年龄近80岁，是1966年从沈家门来到小干岛插队的知识青年。六十年后再度聚首，这样的集体重逢，对他们而言或许是最后一次。

“变了，变得都不敢认了！”79岁的陈圣泉望着眼前的景象，喃喃低语。他20岁上岛，人生中最宝贵的十九年时光都留在了这里。和他一样，许多老人从上海、杭州等地专程赶来，只为再看一眼这片铭刻着他们美好青春的土地。

跨越山海，只为再看一眼青春

“这片土地承载的不仅是他们的青春，更是共患难的‘战友’深情。这份情，一辈子都刻在心里。”50岁的冯玄玄动情地说道。他生于小干岛，父母冯成国、马亚珠正是1966年那批知青，在岛上相识、相爱、成家。他的童年也在盐场的风与日光中度过，对父辈的知青岁月有着特殊的情感。

此次难得的六十周年纪念，由冯成国老人牵头，儿子冯玄玄忙前忙后协助张罗。从十年前第一次聚会算起，老知青们已聚了四五回。“人越来越难凑齐了。”冯玄玄感慨道。这些年，有人年迈体弱，有人远居他乡，更有人已永远离开。因此，这次六十周年团聚，显得尤为珍贵。

1966年，全国上山下乡热潮中，150名沈家门青年响应号召，背着简单行囊，乘船来到当时还是一片荒滩的小干岛。“那年我18岁，背着铺盖卷，提着网兜，就这么来了。”78岁的留永康回忆道。那时，他们中最大的不过22岁，最小的才十七八岁。一群正值韶华的年轻人，就此与这座海岛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1949年出生的马亚珠，来时才17岁。“来的时候，眼前一片荒地，我们背着书包，就这样扎根下来。”她说，她和伙伴们一起，把最美好的青春，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。如今，当初的150人，能联系上、走得动的，只来了32位。满头白发的他们一见面便紧紧相拥，熟悉的乡音，久违的称呼，瞬间将时光拉回六十年前。

盐田岁月，汗水浸润的芳华

“人生有三苦，晒盐、打铁、磨豆腐。”老知青们常用这句话概括那段岁月。上岛头几年，他们试过种棉花，因收益微薄，最终全部改造成了盐田。

“算上附近的农地，整个片区大概有三四千亩。我们知青负责的盐田、种棉花的田地少说也有两千多亩。”留永康至今对盐田的规模和工序如数家珍。盐田被分成一块块，称作“一步”，从高到低，步步递降。海水从最高处的“第一步”引入，每“步”晒一天，依次下流，通常要经过十二三天，才能结晶出盐。关键在于精准控制盐度，海水需从3度左右，慢慢晒到24度以上才开始出盐；若超过28度，盐质就差了，不能再要。

日头越毒，出盐越快，人却越遭罪。知青们经年累月地暴晒，皮肤都变得黝黑发亮。“别人只顶着一个太阳，我们却像顶着两个，天上一个，水里还映着一个。上下夹着烤，皮肉生疼，眼睛也睁不开。”说起那种



年舟山有名的产盐基地。

沧海桑田，滩涂崛起新城

小干盐场于1975年更名为普陀盐场，鼎盛时规模达1500亩，职工340人，是舟山重要的盐业支柱。随着时代变迁与产业转型，盐场在2007年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正式停产。

“我小时候，进出都得撑船。”冯玄玄记忆里，从小木船、机帆船到如今三座跨海大桥，交通之便利是小干岛巨变的缩影。

如今的小干岛，早已褪尽荒芜与贫瘠的旧貌。长桥卧波，天堑通途；盐田与矮房被现代化的楼宇和规整的道路取代；沿海景观带绿意盎然，岛屿风貌焕然一新。

“从来没想到，我们当年奋斗的地方，能变得这么好。”漫步在今日的小干岛上，老知青们感慨万千。陈圣泉坦言：“从来没想到，曾经坚守的地方，会有这么大的变化。”

作为“知青二代”，冯玄玄更深知这情感的分量。“常听他们讲过去。在那么苦的条件下艰苦创业，为这土地付出全部。”他感慨，“我记忆里这里还很落后，如今真是日新月异。父辈们的汗水打下了基础，他们不畏艰苦、实干担当的精神，值得永远铭记。”

六十年风雨兼程，一甲子沧桑巨变。当年挥洒汗水的青年，如今已步履蹒跚；昔日荒凉的滩涂，已成宜居的新城。32位老知青的重聚，不仅是一次青春的溯源、岁月的回眸，更是一部用奋斗写就的鲜活的岛屿发展史。他们曾在此奉献的青春与汗水，已深深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，永不褪色。

